陶樓文鈔

陶樓文鈔卷第三

貴筑黃彭年

新城縣重修聖廟碑記 代

新城文廟創自有元道光八年邑令周艮卿擴而新之迄今四十餘年兩廡後殿既傾欞星門圜垣亦圮邑令胡岳建議修復會當遷去某來攝縣事始輸金爲之倡謀諸父老醵金不盈萬鳩工庀材以同治十年某月某日興事某月某日落成是年秋霪雨浹旬官舍私廬頹壞逾半廟貌屹然邑之人欽妥侑之得宜而幸其謀之

之豫也工既竣請某文以紀之某竊維士人所為崇祀聖人者豈惟是殿廡之隆從歲時之祭享云爾哉固將志聖人之志學聖人之學也夫聖人之道昭著於六經經師之傳導源於北學其在漢時京氏言易盧氏言禮董氏言春秋毛韓言詩至於隋唐二劉熊李疏注於前孔賈諸儒正義於後譬諸淵海宏納衆流大矣廣矣自是以來二程康節元城河間倡道於宋文靖子聲伯修敬仲傳業於元迄於有明之孫鹿國初之顏李莫不敦崇大節焜燿儒林即以新城一邑而論遠則道元之博

許茂之精近則五公山人懷文武之才抱忠孝之節隱居樂道確乎不移當時學徒謚以文孝健餘北學之編屈一指焉傳曰士希賢賢希聖凡諸賢之言莫非言聖人之言凡諸賢之行莫非行聖人之行雖所造或有淺深之殊要其歸則無古今之異士之有志於聖人者聞諸賢之風其亦知所興起乎求之六經驗之五倫推之萬事嚴義利之辨大名教之防於以紹鄉賢之遺徽斯至乎聖人之大道則北學之興將於是乎在庶幾吾夫子垂教來世之本意書曰黍稷非馨明德維馨某不敏

顧與都人士共勗之也

新建封門口關隘記 代

山西東倚太行自絳而澤達於大同羊腸險道不獨八陘而封門爲尤著史所稱齊子嶺是也迺與齊子嶺在王屋縣東周齊交界處此封門之名所自來歟咸豐三年秋粵賊林鳳祥自懷慶逾太行入封門遂連陷垣曲絳縣曲沃平陽洪洞經潞安陷黎城而東至達鎮卒乃殲滅其年冬予入秦過平陽諸旁縣瘡痍滿目愴然久之逾年冬奉　命來撫是邦簡屬吏履邊隅察封域蓋

封門舊隸垣縣自分垣置王屋而王屋又入濟源垣曲東境五里而止封門久隸濟源或謂宜置戍封門隸邵源汎議者以爲邵源處四山中如盤盂然而封門者兩山壁立廣不盈丈平蒲解絳之咽喉晉之藩籬也予考之輿圖稽之前史信然自豫而西則以邵源爲要地故春秋齊人戍郫邵魏楊㯝扼邵郡以拒齊自晉而東則以封門爲天險故高歡攻玉壁遣别將趨齊子嶺宇文氏先守邵郡及入晉州亦遣將軍守齊子嶺今關門基址猶存是設險守國由來久矣爰仿直隸固關借地立

營之制以建關之議謀之河南中丞英公旣以爲可乃式廓舊規爲牆八十丈有奇爲雉四十爲門一門之上爲樓爲七星池旁爲礮臺二牆南北訖山巔爲礮臺瞭臺各一計用石四千三百餘丈山麓爲營署爲兵房事興於咸豐六年五月二十八日落成於九月二十五日置兵戍守焉旣聞於　朝屬吏請予文紀其事予聞賊之據懷慶也大兵三面合圍賊乃西遁過濟源踉蹌入封門留餘賊以守官兵追之不得入而賊亦自殺其嚮導者謂陷之於絕地也方賊出懷慶逾山即鳳臺以碗

子城內外守備甚設遂衍而西險之可恃而不可恃也如此今平絳潞黎之郊兵燹之跡復爲田廬者十九矣抑書曰愼固封守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獨封門乎哉遂書之以爲記

綏定府城建碉記 代

自巴山至巫峽山勢蜿蜒二千餘里綏定郡城適當其中昔人於此置總管府巴渠郡入我 朝爲達州嘉慶中懲伏莽之患陞州爲府論者以爲峽右之名郡沔南之奧區蓋蜀東北隅之藩籬也郡城介兩大山間支麓

迤邐高與城齊而宕渠南岸翠屏山者往年經略總督討教匪之亂駐重兵焉後人遂建大砦於上謂有警則驅城外商賈實其中與郡城爲犄角之勢予權守茲土周覽形勝乃屬耆老而告之曰砦高於城且十倍於城我不能守而敵據之俯瞰城中可慮一吾城小而民稀又分其勢其安能守可慮二商賈既重遷徙且不能實其百分之一可慮三吾計毀之便衆曰諾乃決墮砦以其石建碉樓於宕渠南北以備守禦之具彝山阜之險然後城可議守焉鳩工於同治二年五月朔越七閱月

為碉樓十有六凡攻石之工八千六百八十有奇木之工三之一金之工又半之用絣糧輸錢四千九百四十有三緡既成耆老請予文記其事予惟魯城西郛春秋譏之謂城其國之郛則凡屬皆不敢保也今以一郡計郡城者廳州縣之根本廳州縣又村寨之根本自堅壁清野之識行村寨之堅且衆者莫如蜀蜀之中又莫如東北隅之廳州縣郡屬之村寨固矣本之不圖屬將何賴是碉之設豈徒衞郡城而已哉抑孟子之言曰地利不如人和又曰固國不以山谿之險使吾郡而常此官

民一體也城鄉一心也相煦以仁相𢿱以義相勉以孝弟忠信內無作慝而外有同仇禍㫆之固又奚足云乃書以答耆老且以告後之守斯土者

重濬洺河碑記代

洺出太行自遼逕武安環紫山而東入畿南亙廣順二郡匯於趙之甯晉泊溉永雞南任四邑田六十萬畝有奇故洺之名不著於水經而論畿輔諸水之利於民者洺居一焉顧治之則利多不治則利少而害亦巨洺在紫山之上二流雙道合流入永年之陽城村而水勢始

大故元郭守敬建議修濬以收其利自泰定洺溢之後迄明正德嘉靖史不絕書辛村決而水勢南趨故萬歷中永年知縣馬翰如築堰捍禦始歸故道以除其害我

朝乾隆二十二年辛村復決經八汪村北入於牛尾河而故道復湮泛濫橫流土不稼穡道光中有議請借帑興修者旣不果行於是水及八汪之南益漫衍矣同治九年予奉　命旬宣畿甸明年春順德知府任道鎔因士民之請以開濬洺河告予爲規畫上溯永年下至任縣袤二百里其上自辛村決口至五馬營三里許爲

全河要害非堅築隄壩無以遏其橫流其下舊有引河入北澧河以通舶者非疏通湮塞無以收其泛濫迺輸貲爲之倡而道銘與廣平府長啟永年知縣錢敏各輸錢五百緡三邑按畝輸錢各四千五百緡集四邑官民荒度分抬以導澧河屬之任以築壩疏故道屬之三邑而永年當抉口事尤重則以錢敏總其事焉爲壩長五十丈掘地三尺爲之基廣三丈高丈有七尺其上廣二丈壩之北河廣四十丈去淤沙浚深八尺岸高丈有四尺壩之東河廣二丈加廣三十五丈浚深一丈其廣二

十有八丈長六十丈西岸爲護隄長三百丈掘地爲之基高八尺凡爲壩爲隄皆束水使就故道於是洺之上游冶洺至尼家莊北河形旣失而牛尾河之在任者別名劉累河在洺之左引而東之歸於北澧河於是洺之下游亦冶經始於十年五月某日告成於十有一年二月某日中經夏秋霪雨嚴冬寒沍輟工者百日凡官民所輸錢萬五千緡用錢若干緡其餘以爲歲修之費不更議捐工旣竣予奉撫豫之　命將行二郡官民乞爲文紀其事予攷李吉甫樂史書皆言洺漳二水在雞澤

合流元明以後漳徙而東水患宜少紓矣然洺之上游橫溢不歸故道者猶百有餘年不獨四邑瀕河之區不獲沾溉即永之翟路張徐諸村與雞南任平四邑之近牛尾河者且漫為巨浸焉今者慓悍之流循其舊軌斥鹵之地悉變膏腴二郡之民相為慶幸抑思數十年以前固早有建興修之議者非不知利害之所關甚巨也任事無其人而衆情難於齊一遂使民嗟昏墊不獲安居夫小民可與樂成難與圖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則消畛域之見勤修治之方上紓 朝廷廑念下以

利濟斯民吾能無望於後之君子哉

安州南北隄工碑記 代

畿輔形勢西北高而東南下安州居九河下流西章小陳楊村高界諸河又自博蠡清高諸邑來匯瀦為大澤沮洳奔蕩吾民之嗟昏墊而歎其魚者非一日矣予奉

命督是邦值連歲大水惄然憂之既開陳家溝金鐘僅港諸河以廣入海之路復命清河道葉君伯英治蘆僧趙王諸河以疏淀水葉君以為水之壅遏者非疏濬無以洩其流水之泛溢者非隄防無以固其塞安州中

央如釜四外若盂尤非隄不爲功迺以癸酉春乘扁舟歷州境南北躬自履視南隄自州西南板橋村斜而北東亘州城復折而南逶迤西抱蜿蜒以訖於州南之陶口村首尾銜高陽隄如帶之縈凡爲弓五萬三千一十有奇州之南境環焉北隄自州西北三合村東袤出新安城陰又屈曲北行邐迤以訖於州東北之大陽村隄首安肅而尾雄縣如弓之彀凡爲弓萬五千八百五十有八州之北境障焉明年檄州之官若民興役軫其民之德也予爲發帑六千葉君復輸俸二千不足乃徵諸

州人虞其功之緩也命候補直隸州朱靖旬候補知州丁文浚董其役徵發號召乃責之權知州王邦傑州判方汝靖鼛鼓於季春之月杭山手壁相與劃波臣之府以恢舊壞畚者雲集杵者霆奮隄高六尺地稍下則遞益之隄趾博二丈五尺頂殺其趾之半以爲鄣凡四閱月隄成而秋水大至登隄以望其外則汪汪焉浩浩焉淀水之瀰漫也其內則井井焉油油焉田疇之縱橫黍稻之葱茂也州之耆老士女走相告曰吾儕創鉅痛深幸不汨沒洪流以有此室家之樂孰非兩隄保障之力

哉予考舊志隄長百八十里有奇經數百年屢修屢圮形勢亦多變遷今茲興築增益故趾者十之三創造者十之七爲隄長二百里有奇方其謀事之始鮮不謂人力難施及今觀之乃歎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謂爲之而不能成與成之而無其效者皆靳其力而以難自解者也然則自今以往勤修而愼毖之毋惜小費而棄前功毋因暫安而忘遠慮亥之民其永奠矣乎功之始竣某君請予爲記乃紀其事以示後人

重修漢上琴臺記 代

龍君艮山宰漢陽作琴臺將去之南漳告予請爲記客有問於予曰臺烏乎始曰始乎隄隄之築也始乎明萬歷何謂琴曰伯牙之志鍾期之知對翼際而界漢山水之間也二子楚人也上溯周季二千餘年斯臺之成曠百世而相感客曰善哉是舉然猶有說焉瓠巴師涓昭文成連皆琴之至也而牙以期傳介葛盧聞牛鳴公冶長通鳥語皆知之至也而期以牙傳兩至者其相需乎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琴之至者馬能知之不必期也鍾期夜聞磬聲而悲知之至者無所不通不獨牙也兩

至者其各極其至乎各極其至則世無子期於牙何損
世無伯牙於期何與然而鍾子期死伯牙至破琴絕絃
終身不復鼓琴不已愚乎後之人豔其事從而臺之不
更多事乎予曰不然援琴者衆矣而牙爲絕技聽琴者
衆矣而期爲賞音至極者不能無傳兩奇者不能無述
且得山水之樂者不必其漢上也可以臺可以無臺也
可以琴可以無琴也旣不係乎琴又安問乎知與不知
夫達觀者無也適情者有也吾之始至漢上觀臺之盛
樓舍櫛比士女如雲再至則兵燹瓦礫荒草蘼蕪矣三

至則稍稍葺治今者踵而新之三十年間迭興迭廢前之自有而無者時也後之無而爲有者亦時也任時而適情矣事爲峴首之感桑下之戀哉客退乃書其語爲記

蓮池書院記

自蓮池爲　行宮從萬卷樓西界以垣爲書院道光中罷　行宮示天下不復巡幸蓮池易爲賓館同治十年開局修畿輔志予來居焉光緒四年予始重領書院講席合肥相國置書二萬餘卷使諸生得縱觀增課經古

以時獎勸於是遠近來學者日衆書院廣十六丈有奇長僅十丈而　聖殿考棚講堂及院長校官之居咸在焉其爲講舍僅數十楹今年學者麕集予旣居志局遒舉向日院長校官之居以待學者猶不能容或悵然而返布政使宜興任公聞之命知府吳君煥釆籌增舍顧書院北臨通衢東南接運池西則肇帖式署無隙地可闢吳君乃就院中相度分布鳩工庀材西院增舍九東院增舍十有一葺廢舍而新之者四凡增二十四楹裝治用具咸備費金千二百有奇旣成予進諸生而詔之

日書院之自無而有自廣而狹今地不加廣而舍增多焉時為之也相國之置書方伯之增舍吳君董役之勤且堅與夫當事諸君之課試獎勵諸生所親見而身被之者也諸生之來居於此為其可以習舉業而博科第登顯要乎則揣摩以求合摭拾以為美而未可必得幸而得之而舉空疏無用之身又進以揣摩摭拾之術以壞天下國家之事而有餘夫豈置書增舍之本意哉夫學不殖則落仁無輔則孤中外之形勢扼塞四方之風俗美惡古今政治之盛衰得失不考則不知士就閒燕

羣萃州處講貫而服習之善則相勸過則相規學之成也窮則以孝弟忠信化其鄉達則以經濟文章酬乎世昔鄭文忠之居萬卷樓也著書足以傳大節足以不朽今豈讓古人也諸生勉之無負造士之盛心可也因書以爲記

萬卷樓藏書碑記

予既序刊萬卷樓書目都人士復請刻石以垂久遠乃綜其成數凡十三經總類卷千一百十九易類卷七百書類卷四百八十有三詩類卷七百四十有三禮類卷

二千二十有四春秋類卷八百七十五經總義類卷千三百孝經類卷七四書類卷四百十有四樂類卷三十有七小學類卷七百五十有八是爲經部凡正史類卷三千五百九十有二編年類卷千六百六十有二紀事本末類卷六百六十有二別史類卷四百八十有七雜史類卷百九十有四詔令奏議類卷六百十有一傳記類卷五百七十史鈔類卷二十有八載記類卷百四十有七地理類卷九百七十有四政書類卷二千七百二十有九目錄類卷三百三十有一史評類卷百三十有

二是爲史部凡儒家類卷千四百七十有八兵家類卷
二百十有六法家類卷八十有二農家類卷九十有三
醫家類卷百六十有五天文算學類卷四百五十有六
術數類卷百有八藝術類卷六十有三譜錄類卷六十
有九雜家類卷八百六十有二類書類卷二千九百十
有四小說家類卷二百五十有五釋家類卷三十道家
類卷九十有四是爲子部凡別集類卷三千三百有九
總集類卷二千六百有一 詩文評類卷二百八十有三
詞曲類卷七十有六是爲集部凡爲書三萬三千七百

十有一卷而殘雜者不與焉叢書若通志堂學海堂經解古經解小學彙函六經疑問十一經解十子全書漢魏及聚珍版正誼堂海山仙館粵雅堂白芙堂算學讀畫齋雙桂堂十萬卷樓式訓堂宜稼堂俞氏諸叢書船山嶺南諸遺書高安十三種王氏四種李氏五種敏果齋七種　國朝名人著述十四種詩詞雜俎九種明季稗史彙編其書目卷數已散見諸部則不復著錄旣爲之記更系之以銘曰卷逾三萬未云備也守而補之後人事也儉虞其陋雜斯恣也途徑雖殊歸一致也博觀

而約取之乃藏書之本意也

觀略堂記

光緒八年予以分守安襄鄖荆駐襄陽課試鹿門書院捐金置書萬餘卷定學規延名師設齋長逾年遷按察使復寄書八千餘卷諸生請顏其講藝之堂適取忠武佚卷中語題曰觀略客有過而問者曰物甚賾事甚繁載籍甚博故孔子曰博學篤志孟子曰博學詳說未聞以略爲訓也曰天有日月星紀而度以經之地有山嶽河海而里以志之書有經史子集而略以該之是故言

天者考度言地者計里言讀書者觀略何謂略曰文字權輿制度損益窮理盡性致知格物義理考據各究其極是爲窮經之略傳分內外書陳異同事紀本末人有始終網羅放失論定折衷是爲治史之略諸子百家雜然並陳語精事實補史證經擷彼英華彪炳詞林是爲子集之略語未竟客囅然而笑曰吾聞忠武所爲獨觀大略者異乎潁川汝南之子之務爲精熟也子之所云無乃出三子下乎曰不然略非不詳之謂也不詳則不能精不精則不能大忠武爲千古名臣宋儒謂有儒者

氣象而史稱其長乃在經事綜物木牛流馬小技也吾知其熟於考工八陣圖陳蹟也吾知其熟於兵法然則學問之要可知矣讀書而不得其要者有之未有不究心於書而能得其要者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觀大略者得其要卽得其意則今日之服習孔孟卽他日之伯仲伊呂吾知必有繼忠武而興者容退乃書以爲諸生勗玉繙謹案引子夏之言爲孔子蓋本後漢書章帝紀茲不校改

學律館題名碑記

光緒九年夏彭年始官湖北按察使治館於黃鵠山麓

課僚屬學律巴陵杜貴墀爲之記凡在館者皆列名焉
三年學者日益衆彭年量移入秦乃續爲題名之碑而
書其端曰法律非詩書也然不得詩書之意則不可以
讀律故課讀律者以讀詩書之法課之曰句讀句讀不
明則意義不出初用硃再用墨或用他色逐句點之無
可遁也逾句稽之不容間也曰校正律例案章程註箋
義彼與此互勘前與後相證脫者補之譌者訂之複者
衍者删之校之善者勵之而益精校之誤者教之而亦
進也曰講議或推原律例之本意或評論舊案之是非

或補前人所未備或舉近事相發明或兩事相比而決其疑或衆說互參而求其是或援經史以定論或考聖訓以爲衡各攄所見也曰纂輯或依類而區以目或分等而條以表或便記憶而爲之歌或取常用而摘其要各從所好也凡是四端一以句讀爲本而校正講議纂輯則就性之所近者治之十日爲期咸集於館提調受其書上之使者評得失焉無科條以相督責也無貲財以供薪水也無記功超拔以爲獎勵也而學者日有課句有會如家塾之授經樂其益而不若其難僚友相

規祖劭累年而不倦甚至奉檄遠出猶擧所讀律書郵寄以相質可不謂篤且勤哉士人科擧之學習爲聲音排比之文及至服官從政輒歎所習非所用於是郡邑之事悉舉而聽命於幕友往往受侮於胥吏焉苟從事於學律而不廢則幕爲吾助而吏不吾欺郡之吏治其有豸乎抑又聞之律者法之可見者也用律者心之不可見者也於可見者求之尤必於不可見者慎之是則彭年與僚屬始終勸勉之志也夫

恰恰樓記

怡怡樓者高心泉秀東兩翁之居也予自咸豐三年侍家君歸杜門寡交獨心泉翁過從最密去年家君偕秀東翁游蜀返卜居去翁居咫尺往來日益親或未暮而數相過翁宅後有圃數畝有樓數楹蒔花十數種木數株有果有蔬不足以啖有池有魚不可以釣然四時之間動植之物生長飛躍之趣喁喁然藹藹然未嘗有間於吾目也登樓以眺則象賓棲霞悠然可見嘗以六月盛暑招予飲夜已三鼓呼童子秉燭導予至樓下見雙蝶大可三寸深綠鮮潔展兩翅覆花藂上若將卵字者

越雨日始去莊子所謂栩栩然蘧蘧然殆心游物初歟抑人生祥和之氣相煦相養而偶召於物歟吾鄉寶官有李氏者五世同爨予隨心泉翁至其家男女孺子以百數或芸或舂或浣漱或嬉戲老人李志皋年七十餘矣鄉人未嘗見其慍容人言志皋蓋愚人也心泉翁顧予曰非愚亦安得此外舅陶刺史爲予言尊甫青書先生官粵歸分財剖契以贈族兩翁少承先人之志生平未嘗與人爭較入其門若父黨若母黨若妻黨若友朋之屬浮杯促席雖烽烟屢警軍事旁午未嘗閉門謝一

客嗚呼其及於人也如此況手足之情哉兩翁始讀書斯樓後秀東翁課子姪讀書其上者十數年循循然莫不有規矩又非若世俗以嬉遊爲親愛者予蓋念鬩牆之變雖士夫不免又悲予終鮮兄弟益歎兩翁所以致此者良不易也請爲青書先生誦有駜之詩曰君子有穀貽孫子于胥樂兮請爲兩翁誦斯干之詩曰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杞樂軒記

大興劉氏復園杞生於庭不二年而蘦立丈餘旁枝翼

然春夏之際華芳而赤實先是外舅寬夫先生自辰州守告歸病痿痺者屢年至是有瘳讀書賦詩飲酒如平時子重以爲杞之生壽之徵也顏所居曰杞樂蓋取南山詩義云攷嚴氏詩緝以北山之杞爲枸杞而別南山之杞爲山木沈存中則云陝西之杞有高丈餘可爲柱者是枸杞別種予嘗館通州丁氏壽杞軒庭中杞二株喬梓俯仰其高者根巨徑五六寸修然出簷際自丁氏先世爲記在乾隆中葉已云是百餘年物今猶歲落其實漬酒以餉客物之得天厚者必有異於常嚴氏所見

固未宏即存中之說亦甚泥時之有寒暑也世之有治亂也物之有菀枯也氣之常其方盛也死之機伏焉其極衰也生之機存焉剝而復者亦氣之常特非植根固而培養深無以消肅殺之戾回天地之心此易所爲有取於碩果欤昔劉靜修爲慶都劉老人壽序言老人年九十餘慶都屢亂老人閉戶居未嘗遷徙亦未嘗見兵革今先生自宦游家居屢經兵燹亦未嘗避匿而一庭之中和氣藹然久病復興休徵斯至先生之仁子重之孝登大耋而昌後嗣不可於此卜之哉爲之歌曰杞之

根下及於泉其生也延劉氏之德兆祥於物其興也勃遂書以爲先生壽

談癖齋記

居蠻犵中四方賓客罕至山程僻壤復拗勢力奔走豪賈嗜奇癖古好聚泉刀譬窶人子求豬肉不可得劇思燔龍肝炰熊掌乃有談癖主人啟饌而陳纍纍落落如古鼎彝輕重大小長短肉廣狹孔巨細周郭圓方擬無字孰鑄字上下左右孰左旋眞行草孰八分年號款識孰僞號漢隋南北朝五銖唐開元同孰別異商竊贗鼎

孰真偽客問主人爾癖何深爾談何爲主人乃振衣而作拱手致詞饑夫飽食不分五穀衣錦履縠緡帛誰釋人有百骸笑別厥名懵懵蒙蒙不如無生富人積泉充夔滿室孰溯其源孰詳其制是謂奴守非吾所志吾將以權子母計口算攷折變荒孰鏡伊古之利弊豈徒玩物云爾哉客曰善夫莽新室明崇禎括古泉儕廢銅通都大邑銷鎔將暨西南邊隅乃古之餘癖古者其遺市朝而九夷之居乎主人乃辴然而笑屬其友黃彭年爲之記

西畦記

蓮池書院講堂之西為翠玉山房庭之南疊石爲小山所謂翠玉山也辛酉仲夏吾父自晉來居之庭之東置奇石十曰虎蹲曰孤隼曰白玉蝙曰織筐曰岵尊曰雲芝曰老僧衲曰一握雲曰踊傑曰燕壘皆吾父自頹垣敗草中拂拭而出之而圖之而名之者也其西鑿方池曰小滄既成顏山房左室曰拳勺又自簃而西闢隙地曰西畦葺破屋曰菜根小舍吾父讀書賦詩作畫於其閒雜蒔時花野蔬之屬暇則督僮僕洒掃灌漑或擕小

孫數人出西畦步蓮池中蓮池者元張柔賈輔兩帥故居方恪敏公經營以備遊幸者也爲景曰春午坡曰水東樓曰寒綠軒曰蒨留洞曰繹堂曰藻泳樓曰蕊幢精舍曰鶴柴曰宛虹亭曰高芬閣曰萬卷樓曰花南研北草堂林木樓觀水石之奇甲於一郡乾嘉兩朝 翠華臨莅 宸翰昭著自 成皇帝以節儉先天下罷巡幸之舉 行宮爲大吏留賓之館歲久不治亦浸浸頹敗矣彭年問曰曩者侍吾父馳驅潞沽亂軍中詎意偃息於此過此以往又安能知乎吾父曰物之盛衰興廢者

時也猶池館之壯麗而頹以敗也石之沒於頹垣敗草而得遭拂拭也然壞者可以葺穢者可以滌地之弗良者可以遷花以種而芳魚以飼而肥衰者盛之廢者興之豈非人哉古之君子所至必闢草萊修牆屋有琴書之適景物之娛非獨爲除煩苑遣耳目也物物而得其理則所居而安所樂而玩之謂也小子誌之退而謹述之以爲記

卽圃記

卽圃者無圃也無圃則何爲圃之惟其無圃無往而不

圖也有人於此以雕梁華屋翡帷翠幬不足適體而快意於是疊石為山鑿地為池縱魚鳥植林木為飾搆山野之象置之城闕之中如飽粱肉而思嘉蔬懷金玉而求書畫此得志於時者之所為不可強也又有脫屣千乘寢跡衡門澗阿寤言大澤教授負薪行汲不憚其勞卧雪飧霞安飽自足有山有水可以釣遊一草一花自饒生意廬居適志賢者樂之而亦有天幸焉若夫進不列於朝退不安於里移家避患蓬轉萍飄淵明賦乞食之詩諸葛謀苟全之計舟車為室坐席不温亦云憊矣

豈暇圖園林之勝爲耳目之娛哉然吾生西南荒徼嘗
下洞庭南浮江淮東歷齊魯稅駕皇都至於海濱西循
三秦遠越黎雅北出雁門千有餘里每隱几而卧閉目
而思則泰華之尊嚴相嶺之峻崒小孤之特飛雲之奇
與凡巖壑之幽山石之㠁𡾊靈怪河之濁江之淸湖之
廣海之浩瀚與凡泉澗細流之明澈而淨涓湘之竹岱
之松蜀棧之柏與凡梅嶺桃塢蘭谷蓬湖卉木之繁禽
魚之衆亙萬里窮歲時殫人力而不可致者倏然陳吾
眉睫之間而又無子孫不守之虞强有力者豪奪之慮

吾因是以遊吾心不動如山不竭如泉勃然者萌達之機翕然者翔泳之樂吾因是以遊吾身而後知君子所居而安所樂而玩者泊然莫知其處茫然莫測其涯而確然有其自得者在也孰有大於斯圖者乎或者曰是盜天地之藏而不以爲貪致萬物之富而不以爲泰是黠者之爲也則予不能知矣因書於橅定雲居之即圓博觀者之粲然云爾

郭氏義莊記

同治十年春湖北提督郭君松林奉母羅太夫人之教

稱父遺命捐所治生產田五千六百六十六畝有奇歲入租穀凡六千三百七十四石宅五區歲入租錢凡一千七百緡爲義莊以贍族人湖南巡撫劉崑聞於朝天子嘉之賜御書扁曰誼篤宗支以彰太夫人之賢於是郭君感國恩述先德復爲規約垂之家乘凡三十有八事大略自其十七世祖以下子孫歲有養嫁娶有資死喪有賻鰥寡孤獨病廢者有䘏子孫之孝弟得科第者婦女之節孝者有奬修祠墓有費爲義冢以葬爲義學以教而又慮田宅之他售也爲之簿納諸官府而又

慮飽暖之驕縱也爲之罰懸諸祠堂立法以繩之擇人而任之其設心重以周慮事精以密是年冬十有二月郭君入覲於　朝道經保陽以告其鄉人黃彭年彭年聞而歎曰韙矣哉古未有性情不篤而能成勳業者也方郭君之慷慨從戎也其家先後死難者十有七人弟芳鏡芳鈐預焉郭君亦屢瀕於危而卒得全可謂忠矣其既平吳楚肅清畿甸也朝廷方嚮用勳臣遽乞歸養好事者爲繪思親釋甲圖歌詠其事可謂孝矣義莊之設又本忠孝之意而推之者也予觀往古推財贍族常

不乏人獨范文正公所置義田迄今閱四代七百餘年子孫猶世守之何其澤之孔長歟抑其性情有大過人者哉心處事常不勝其厚而後其所成就者大而且遠故身爲名臣而法垂後裔義田其一端也郭君殆近之矣郭君與予談論慨然有遺世之意其天資高曠誠不難遺棄榮利然時會方艱國家倚宿將如長城郭君勳業方未有艾是烏可哉因敘其事爲當世勸且以爲郭君勗也

湖廣義阡記代

保定西郭外三里許有棚廣義阡道光中直隸布政使
陸公建瀛始創而置之爲地二十有五畝爲屋七楹其
後咸豐中布政使陳公啟邁葺而新之同治七年總督
劉君長佑布政使唐君訓方更擴而充之除舊址爲屋
北向三楹東西各二楹工未竟而兩君先後去予奉
命督畿輔八年鄉人以告予輸金爲之倡凡吾鄉之宦
遊於斯者咸樂輸焉乃屬將君春元陳君慶滋董厥役
何君某徐君某司其事凡增屋二十楹增地四十有五
畝界之以石表之以樹鄉宦有祠守者有贍歲祀有貲

本家人以爵等爲度數之義別服官者之區域焉本墓大夫爲圖正位之義區先後別男女焉本蜡氏書日月縣衣服任器之義志死者之鄉貫姓氏年月焉予攷古者骴禁之設即後世義冢所由昉而掌之於官至冢人墓大夫之掌又皆以族言無以鄉言者今義阡之設以古者族墓之法推之鄉人以鄉人而兼古者官禁之法法至良意至美矣使由是推而廣之四方之人各鄉其鄉羈旅安有暴露之虞豈非古人相保相恤之至誼哉顧以區區義阡猶必積數十年之經畫而始底於成吾

於是益歎集事之難而深望於來者之善其後矣時予量移兩江將戒行乃書其顛末而爲之記

安徽義阡享堂記 代

凡人生相聚死相恤死之恤也愈厚則生之聚也益堅其行之自近而其所及至遠昔管子爲軌里連鄉之制使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祭祀同福死葬同恤此其平日之相恤也管子又曰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則軍法在其中矣又曰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天下莫之能禦則所及者遠矣後世招募鄉

勇殆師其遺意焉粵捻之興擾亂徧南北治之者曰楚軍曰淮軍皆用鄉人以治四方之事予自同治四年奉
命勦捻匪自淮徐兗豫以入燕七年轉戰畿南郡縣至某某卒乃殄滅是時楚豫兗諸軍皆會而淮軍之力爲多淮軍將士之捐軀命而膏原野者亦較衆其得裹尸而葬與夫聞於 朝而與於昭忠之祀者蓋千百之一而已予愀然傷之會有湖廣之行入蜀督黔師移兵關中奔 命不暇九年復移師入燕始奉總督畿輔之
命吾皖之遊宦從戎於斯者爲予言曰保定郡城之

東曰丁家圍者吳侍郎廷棟爲布政使時置義阡焉爲地四十五畝郡城之南曰八里莊者張中丞樹聲爲布政使時置義阡焉爲地七十五畝後益之爲百二十四畝有奇其去城也遠其於地也爲下溼予乃屬候補道葉君伯英總兵葉君志超更卜於城西曰土橋村爲地四十四畝繚以周垣爲享堂以祀淮軍將士之死事者爲屋以停旅櫬之可歸者用鄉人公輸銀若干以同治十一年某月某日落成鄉人請予文記其事予惟古者死徙無出鄉故周禮冢人墓大夫所掌皆言族葬未有

言鄉者秦漢而後天下爲郡縣無復封域之限仕宦商旅率去鄉數千里不獨從軍之遠出矣夫客死之與死王事也其爲死也不同而其爲異域他鄉之感則均耳今義阡之設推古人族葬之法以聯鄉里之情而享堂之設又推國家昭忠之意以慰英毅之魄蓋不啻秦之封殽尸唐之作憫忠寺一事也而兩善具焉矣予既重鄉人之篤誼又傷夫將士之致命遂志而不及見大功之成也爲之記以志予慨

醴陵縣貞孝節烈總坊記

貞孝節烈之　旌以坊例也萃千百人而總一坊則始
自江蘇之陽湖武進後遂著爲通例吾邑之有總坊始
於道光中城北史氏實創建之事閱　四朝名溢於石
不克登紀祓　旌之裔咸共悼歎集議輸財買地城東
更建總坊崇祠致享經營既成來告請記予惟坤道柔
順其動則剛剛則識定識定則志定是之謂至靜內敬
外義恆立而不易是之謂德方非靜無以含貞非方無
以立德所以古聖之垂訓綦嚴而　盛代之旌揚尤亟
也邇者海外諸邦侈談女子之才能昧於地道無成男

女有別之義彼烏知風化之攸關綱常之足重哉吾邑俗尙敦龐婦女能知大義總坊之建發潛闡幽風氣所趨殆有合於剛方之訓者予觀郡邑修輯志書或以卷隘人多別爲節孝錄昔居畿輔志局采訪節烈逾七千人得　旌於　朝當事者泐碑祠壁今之總坊與夫著錄刊碑豈有異乎期無遺美而已經始於光緒十一年十二月落成於十二年十月凡建祠兩楹坊廣三丈記貞孝節烈姓氏虛其後以待續增是爲記

昭忠節孝兩祠題名碑記代

國家定制直省府州縣街各建忠義孝弟節孝祠凡士女獲　旌者與焉又建昭忠祠以祀遇難死事之臣咸同以來總督學政題請而外九卿臺諫皆得據實上聞猶恐其有遺也則又設忠義局及畿輔通志局開采訪而進於局者予爲次第達諸　朝故事節孝旌表者有坊後以人衆乃立總坊而忠義則惟祠中設主權布政使丁君壽昌按察使葉君伯英以爲祠中之主與其姓名之列於志乘人不得而盡見也乃牒請刻石舉諸郡邑已旌及采訪待旌死難者曰官曰士曰兵曰民得

三萬九千三百有七人書其名刻諸昭忠祠其婦女曰孝曰烈曰節曰貞得八千三百八十四人書其姓氏刻諸節孝祠其續訪者待補刊焉請予文記其事予惟人自賦氣成形莫不各有當盡之理當守之分所謂節也臣道也子道也妻道也分不同而理則一自前志有達節守節之言後人或託於達者之說以自解故宋以來儒者專表守節之義而國家立學首重明倫士爲之倡至於牧豎村嫗耳濡目染莫不知名節之足重不惜捐軀命以殉焉此卽聖人無信不立之意而國維所由日

張也是舉也以闡芳烈以垂久遠其識爲治之本矣

先隴碑陰記

嗚呼彭年今日始得奉吾父母體魄之藏於此可勝痛哉憶自咸豐九年吾父從戎海上彭年奉母自晉之燕逾年三月母卒其時楚蜀兗豫道梗於寇不得歸已而津沽戰北畿輔震驚遂以是年六月權厝於保定城東之焦家莊同治元年春湘鄉劉公佐四川總督駱公大破賊於綿州書招吾父入蜀彭年載母喪以從謂自蜀可以入黔而自秦亦可達楚也三月至西安則蜀匪入

自甯羌既匪入自山陽回民乘之秦中大亂又以是年五月權厝吾母於西安城南之湖廣義園時彭年之繼室劉道卒亦附厝焉既由間道隨侍至成都居三載吾父起家分巡鳳邠彭年復從至秦四年秋謀歸母喪方啟殯而有固原叛卒之變又不果行五年十有一月吾父卒於任是時賊犯秦疆官軍連挫西安城閉不啟六年二月賊稍遠奉喪以行四月過長沙聞湘鄉土匪之警止焉九月始至湘鄉溯自吾母之卒八年凡遇冦警者五吾父之卒兩年凡遇冦警者二而山川險阻殯室

水火之虞又時怵於目而惕於心蓋遠道之難如此方
吾父之客蜀也劉公方布政蜀中相語歸老衡山厥後
同官於秦數申前約迨吾父病亟聞劉公乞骸骨得請
喟曰吾不能與公偕矣歎息久之故彭年以喪歸遂定
居湘鄉從先志也喪至長沙彭年先往審葬地咨不驗
視則水滲焉或掘得蟻彭年往者不信靑烏之術至是
仰天大痛劉公聞而哀之朱君鐵橋周君雲衢李君北
岡李君梅臣劉君巨卿相與冒風雨跋涉泥淖披荆榛
度形勢劉公以病閉門猶時彊起爲登山審視凡七閱

月始得吉卜於湘鄉樂善里十區之大塘冲山同治七
年三月初八日奉兩棺而合窆焉蓋葬地之難又如此
而卒邀天之幸友朋相助之力以終大事吾親之靈其
永奠於茲邱矣夫吾母之卒也馬平王君定甫預爲之
銘其權厝保定也桐城方君存之爲之誌旣合葬乃更
乞劉公爲撰銘謹泐石識其後以志吾痛而示子孫使
知先人遭時之艱返葬之不易而劉公及朱周諸君之
篤誼爲不可忘云

祠堂義塾記

嘗讀學記舉古者教人之法先之以家塾而推之黨庠術序以至於國學然後大學之道興焉乃知古者教易行而學易成有由然也夫家者身之積而國與天下則家之積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教行於家而俗成於國豈一朝夕之故哉康成註家塾有仕者歸教閭里之文孔穎達陳祥道因衍爲二十五家之說予則謂家之爲義小者以夫言大者以族言民自分姓受氏而後分田受業居處不能一也故周官有州黨閭比之法以經之復有掌族之

法以維之所謂宗以族得民族不聯則散族無教則亂春秋大族繫其國之治亂者班班可考蓋宗法之廢教法遂與之俱廢也久矣後世祠堂之設殆猶有宗法之遺意焉其有田以供祭祀而贍族人也猶敬宗收族之義也顧民之爲道養必有教有田以養之而無學以教之則於收族之義不備即於敬宗之義猶有未慊吾族自嘗房璁分倡捐經費延師於祠以教子弟各房因之醵金輸穀設義塾於祠堂之側凡子弟入祠讀書日有程月有考即未入祠者亦時集而扃試之第其高下以

相勸勵蓋宗族而兼師儒之道焉抑予維學記之言教學也終之以務本本之云者豈惟估畢課試已乎今夫學莫重乎明倫而明倫莫先誠身身之不誠而倫得以明學得以成者未之有也然欲此身之誠而不博觀夫事物之變詳審夫理義之歸深致夫思辨之功嚴課夫躬行之實則其於古今學術之途既無以端其趨嚮而倫物之間必有不能泛應而曲當者是以古之為學先慎其所從入而後自卑升高自近及遠由灑埽應對進退之微以及夫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大考其致力之

淺深成功之難易而不至躐等陵節甚或混淆於時俗馳騖於名利喪其所守以背夫聖人昔朱子與東萊講學淶江吾邑至今猶豔稱之夫稱古賢於其口曷若責古賢於其身朱呂之書莫精於小學近思錄朱子謂此書為四子之階梯所言無不切人之身救人之病又言修身大法盡於小學而義理精微詳於近思蓋小學之先以明倫敬以立身所以踐其事也近思之由博返約自粗及精所以析其理也學者由是而入焉而四子六經百家羣史之言皆足以曲證旁通了然於是非得失

之故夫然後理明而事無不舉修之於身而推之於家因以及夫國與天下大本既立而達道以行朱呂兩先生流風餘韻於今未墜豪傑之士聞之興起以勵吾學而淑吾躬即以大吾宗而尊吾祖在勿替引之而已若規規於科舉之業覬幸於一試而蘄其必得是所謂願外逐末非古者設教之本義吾願其有進乎此也因義塾之成書之以告學者

明王文成公畫像記

儼然朝服而端坐者明王文成公遺像也七梁之冠戴

雉尾者侯冠也翼而張者龍巿也赤而上指者立筆也四折四柱冠之制也香草四段冠之文也其服赤其繡蟒侯服也緣青也中單白也笏象也帶玉也鞾皁也公卒在嘉靖七年贈侯以隆慶二年譏人死公道彰也像蓋公子孫祠祀作於明代故衣冠符明制也公諱黔黔人慕公猶鄒魯之於孔孟像之來非偶也嘉慶中傳潢建議祠公於螺山始出此像者敖鄉坪也敖得之雲貴總督百齡也摹此像以成螺山祠雕像者吾父也此像存螺山祠散失市肆復得而返之者王玥也沐浴齋戒

敬考而志者黃彭年也時大清咸豐五年冬十有二月

也

陶樓文鈔卷第三終